

游格 记列 佛

外国少年文学卷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斯威夫特 著
(英)

中国和平出版社

42.8
SW
31
C-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44B-5

格列佛游记

(一)

[英] 斯威夫特 著

丁 洵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列佛游记/(英)斯威夫特(Swift, J.)著;丁洵译.-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 外国少年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格… II. ①斯… ②丁…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5000 号

格列佛游记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 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 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 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第一部

利立浦之行

第 一 章

我父亲在诺丁汉郡有一小份地产。我们家有 5 个儿子，我排行老二。当我 14 岁时，父亲送我到剑桥的伊梅纽尔大学读书。我在那里一呆就是 3 年，学业上甚为努力。家里倒也给些生活费，但是仍入不敷出，我就拜伦敦一位有名望的外科医生詹姆士·贝慈先生为师。就这样过了 4 年，父亲经常给我寄些零花钱。我立志将来要周游世界，于是就把寄来的钱用于学习航海和数学。后来我辞别了贝慈先生，回到父亲身边。多亏父亲、叔叔和其他亲戚的接济，我凑齐 40 英镑，还得到许诺，每年给 30 英镑供我在荷兰莱顿大学深造。我在那里研修医学两年零 7 个月，知道这门学问对远海航行定有用处。

从莱顿回国后不久，恩师贝慈先生推荐我到“燕子号”轮船当船医，船长是亚伯拉罕·潘内尔。我跟随他 3 年半，其间曾随船抵达雷文特及一两次别的什么地方。及至远行回来，我打定主意不再离开伦敦，恩师贝慈先生也鼓励我留下，他还介绍了几位患者让我治疗。我在老陪审官街租下几间屋子。为改善自己的处境，我经不住别人的劝诱，娶了家住在新门街

的袜商爱德蒙·伯顿先生的二女儿玛丽·伯顿为妻。为此得到了一笔 400 英镑的嫁资。

恩师贝慈先生两年后辞世，我的朋友少，生意难以维持，良知也不允许我像许多同行们那样搞歪门邪道，于是我跟妻子和几位熟人商定，再次出海远行。我先后在两条船上当医生，6 年里曾几次航行到东、西印度群岛，并攒下了一笔积蓄。闲时阅读古典或近代的名人名作，好在手里的书很多。每当轮船靠岸，我就上岸细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并学习他们的语言。由于记忆力好，我学起来毫不吃力。

最后的那次航行不太顺利，我开始讨厌海上生活，预备回家与妻子和家人一起过日子。我从老陪审官街搬到镣铐街，又从那里搬到迤平街，打算能从水手们那儿揽点生意，可是 3 年过去了，始终未能如愿。“羚羊号”船长威廉·布利查德聘请我到他的船上工作，考虑到待遇优厚，我就接受了。当时他正要去南太平洋。我们的船于 1699 年 5 月 4 日从浦里斯特启航，开始一段航程非常顺利。

以后的遭遇，想来不必细说。读者朋友只需了解，在驶往东印度群岛的途中，我们被一阵海上风暴刮到万迪门岛的西北侧。据当时的测定，我们位于南纬 $30^{\circ}2'$ 。有 12 名船员因体力过度消耗或饮食条件恶劣先后死去。其他人身体也极度虚弱。到了 11 月 5 日，在当地正值初夏季节，海面上雾气沉沉，水手们发现前方 300 英尺远有一块巨大礁石。可是风力

太猛，我们的轮船一下子撞了上去，船身顿时破碎。我们6个船员放下一条救生船，拼命划离大船和礁石。按照我的推测，我们的船划出了9英里；由于当初还在大船上时，我们的体力差不多耗尽，这时我们再也划不动了，只好任凭风浪的摆布。半小时后，北边刮来一阵疾风，把小船掀翻。小船上我的伙伴，还有爬上礁石逃生或留在大船上的人们下落如何，我一概不知，但是可以断定他们全死了。至于我自己，一路被风浪挟裹着，顺着命运的指引向前游去。我不时地朝下伸直双腿，却总也够不着海底。游着游着，眼看就支持不住，无力再挣扎了，才发现此时的水深已不至没顶。风暴渐渐平缓，海底坡度又不算陡，我在水中走了将近一英里来到岸边，那时大约是晚上8点。我又向前走了近半英里地，居然没有发现炊烟人家。或许是过于劳累，反正我没能看见。极度的虚弱，加上天气炎热，逃离大船时又喝过半品脱白兰地，这时的我不禁昏昏欲睡。我躺在又薄又软的草地上，一觉睡得酣甜无比。至少9个多小时后，天大亮了我才醒来。我试着想站起来，却无法动弹。我正好仰面躺着，发现自己的胳膊和腿被绑在地上，又长又密的头发也是这样被绑着。我还发觉身上捆着几根细绳，从腋窝一圈一圈地捆到大腿。我只能朝天看。太阳开始升高，强烈的光线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听见四周乱哄哄的声音，可是我躺着的姿势，除了天空什么也看不到。过了一小会儿，我感觉到有个活物在我左腿上移动，又轻轻挪过我的胸口，来

到了我的下巴前。我吃力地朝下看去，才发现这是个个头儿不足6英寸的小矮人，手持弓箭，身上还背着箭袋。与此同时，至少还有40名同样身材的矮人跟随着他。我吃惊地叫了起来，这一叫把这些小人儿吓得纷纷往后退去，事后他们告诉我，其中的一部分人由于从我身体的两侧纵身跳到地上还摔伤了。他们很快又围拢过来；其中的一个壮着胆子靠近我，把我的脸看了个一清二楚，于是他举胳膊抬眼睛，以示羡慕，同时尖着嗓门清晰地喊：“亥金纳·德古！”左右的人也跟着喊，我却不明白喊的是什么意思。我就这样浑身不自在地躺着，几经折腾，终于幸运地挣断了绳索，并从地上拔出了用来绑我左臂的小木桩。我抬起左臂细看，明白了他们绑我的方法，与此同时，我用力一拽，尽管剧痛难忍，却把左侧头发拽得稍微松动一点。这样，我的脑袋就能左右转动约两英寸。小人们又一次逃散，我也没能抓住他们。紧接着传来一声尖厉的叫喊；喊过之后，他们中间的一个大吼一声：“透够费纳克”。霎时间，不下100支箭向我的左手射过来，像针扎似的。同时，他们还往天上猛射一阵，就像欧洲人发射炮弹。肯定有很多支箭落到了我的身上（不过我并没感觉到），一部分还落到我的脸上，我赶忙用左手捂住脸。过了不久，他们不再放箭。我又伤心又痛苦，倒在地上呻吟开了。而后又挣扎着想脱身，不料他们却再次向我放箭，而且比刚才的来势还要凶猛。一些人甚至想用矛刺我的肋部，幸运我穿的是牛皮夹克，他们扎不进

去。我心想最明智的办法还是躺着别动。我想法已定，就这样熬到晚上，既然左臂已经松绑，想脱身就不成问题。至于当地居民，哪怕他们调来最强大的兵力，我也自信能够应付，只要他们人人都是我刚见识过的那种小矮个。可是命运却对我另有安排。当这些人发现我没有动静了，就不再放箭，但是从越来越大的噪音来判断，他们的人数有所增多。离我四码远的地方，直冲着我的右耳，传来持续一个多小时的敲打声，似乎人们正忙着干活。尽管木桩和绳子仍限制着我，我还是尽力调转脑袋循声望去，只见他们搭起一个离地面 1.5 英尺高的台子，刚好能站下 4 个人，台旁还靠放着两三个梯子供人爬上爬下。这时一位看来是有身份的人物，正在对我发表讲话，可惜我一个字也听不懂。还有一点应当先向读者说明，就是这位头面人物在开始他的滔滔宏论之前，曾一连三声地喝令部下：兰古娄·代和桑（事后他们又向我重复这些用语并解释其意义）。马上就有 50 名小人儿上前砍断我头部左侧的绳子，这下我的脑袋就可以自由地向右偏转了，还能看看这个讲话人的容貌和举止。他看上去是个中年人，比身边的 3 个随从个儿高。随从当中有一名小当差，为头面人物提着上衣的后摆，身材大约比我的中指略长一些，其余两人一左一右扶持着他。演讲开始了，这位头面人物果然是个演说天才，忽而恫吓，忽而许诺，忽而悲天悯人，忽而表示宽仁，我不时回答一两句话，态度恭顺得不能再恭顺，又冲着太阳抬起左手和双眼，

请它为我的话作证。由于弃船逃生之前好几个小时我就粒米未进,这会儿还真是饿得发慌了。自然饥饿难忍,也就顾不上什么脸面,我不住将手指放在嘴上,表示想吃东西。合葛(后来他们告诉我,这是对大主子的敬称)很明白我的意思,他从台子上走下来,吩咐手下人把梯子抬过来靠在我身体的两旁,接着有 100 多名小人儿,抬着装满肉的篮子爬到我的身上,并走到我的嘴边。这些肉都是国王听说我来了,特意令人预先准备好了的。我看清了是好几种动物的肉,却尝不出到底是哪几种。有肩膀上的,有腿上的,还有形如羊肉的腰子,烹制得非常可口,只是小得连百灵鸟的翅膀都比不上。我一口吃下去两三块。面包只有滑膛枪弹那么大,我一口能吃下去 3 只。他们一边动作飞快地给我传送食品,一边使劲夸我块头大胃口好。我又打手势表示要喝。看我这副吃相,他们明白只运来一小点儿是不够的。这些人脑筋转得快,身手灵敏地吊起一只头号大桶,把它滚到我的手边,并帮我敲掉桶盖。我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这也不怪我,谁叫这个桶盛满了也不到半品脱酒呢?喝着像是法国波更迪产的一种低度葡萄酒,却比那种酒更好喝。他们又给了我一桶酒,我又喝了个底朝天。我再次向他们要酒喝,可他们已经拿不出酒来了。我当众表演了如此奇迹,小人儿们不禁兴高采烈,还踩着我的胸膛一边跳舞一边来回地喊:“亥金纳·德古!”“亥金纳·德古!”他们示意我把两只空桶扔还给他们,同时嘴里嚷嚷着:“勃拉气·尼弗

勒”，让围观的人群先躲开，以免被酒桶砸伤。当看见酒桶抛向空中时，人群中“亥金纳·德古”“亥金纳·德古”的嚷声响成一片。说真的，眼看着他们在我身上踩过来踩过去，我真想一把揪住其中的四五十个人狠狠地扔到地上。可是回想刚刚遭过的罪，想到或许他们还会使出更厉害的招儿来对付我，还想到我曾郑重地对他们发过誓（反正我得为自己的懦弱找个借口吧），我就打消了这类想法。再说，人家既然破费那么多，给我好吃好喝，我总该以礼相还吧。但是，我的一只手已松绑，这些小人儿却还敢爬到我身上踩来踩去，全然不顾我这个庞然大物的厉害，我私下里实在是不胜惊奇。过了一会儿，看我不再讨肉吃，一位来自国王身边的大官走过来。这位先生已经登上我的右小腿，径直向我的脸走来，身前身后拥着十几名文武官员。他向我出示盖有御印的诏文，并把它甩到我的眼前，对我讲了十几分钟的话，倒是没有发怒，可态度却非常坚决，说话间不时手指前方，我后来得知，那是都城所在地，离这儿半英里。御前会议上国王已经批准把我押运过去。我回答了一两个字，可都不管用。我用松了绑的那只手作手势，把它搭在另一只手上（我的手没有碰到他的头部，为的是不伤着他本人及他的僚属），而后指指自己的脑袋和身体。表示我请求获得自由。看样子他对我的想法倒还理解，但还是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并挥手表示必须把我作为人犯押走，不过他又打手势告诉我，一路上吃喝全有保障，不会受虐待。此时我又想挣

脱束缚，可是脸上和手上的箭伤阵阵作痛，还起了血泡，不少箭头还扎在肉上没有拔出来。看到对手的人数有增无减，我就用手势告诉他们，随他们便吧。见到我这般表示，合葛和他的随行官员便客客气气又兴高采烈地离去。不多时，整个人群又叫喊起来，不断重复着“贝布论·塞郎”，我感觉到左边来了一大队人，把我身上的绳索多少松开一些，于是我就能够向右转身，撒泡尿轻松一下。一撒就是好多，那群小人儿都看呆了。刚刚觉察出我要干什么，他们就向左右闪开，免得被我这泡又急又猛的尿活活淹死。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在我脸上、手上涂了一层清香的药膏，不到几分钟，箭伤全都治好了。此种情形，加上吃饱喝足，营养得到了补充，我就昏然入睡了。据称我睡了大概8个小时，这也难怪了，御医按国王的吩咐，在酒桶里掺了催眠药。

现在回想起来，很可能我刚一上岸，躺在地上睡着的那会儿，就有专人向国王作了禀报。于是御前会议决定把我绑上（他们是在夜间趁我熟睡之际才动手的）。会上还决定给我送来食物和饮料；此外，准备好起重机械，运我到都城去。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危险的决定，我敢说欧洲的君王在同样情况下决不会作出如此的决定，可是在我看来，这一决策实在是既审慎，又大度。假如他们趁我睡着时企图用矛和箭置我于死地，剧烈的伤痛必定会把我弄醒。一怒之下，我就会使出浑身力气挣断绳索。既然他们无力招架，也就别指望我发

什么善心了。

这里的人们具备最出色的数学头脑，他们在动力学方面的造诣也臻于完美，这一切都受到国王的认可和鼓励。他倡导国民专心治学，为此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命人在车轮上安上几个动力装置，用来运送树木和其他重物。他经常在树木参天的林地里建造特大号的军舰，其中的一些高达9英尺，造好后用运送装置拉到400码远的海边。为了运我到都城，500名木匠和机械师马上动工，赶制一台最大的运送车。这是一个距地3英寸高的木框，7英尺长4英尺宽，带动22只轱辘向前移动。运送车一到，人们就高兴地喊叫。我估计我登岸后4小时，这车就已完工并从京城出发。他们把车停在与我身体平行的位置。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把我抬起来放上去。于是他们支起80根长一英尺的竿子，先是用绷带把我的脖子、手、身体和腿一道一道地缠紧，又用捆行李的粗绳子带钩的一端钩住绷带。他们挑出900名精壮劳力，凭借竿子上众多的滑轮拉动绳子。不到3个小时，我就被吊送到车上，在那儿又被捆得结结实实。这一切全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他们忙前忙后，我却由于喝了迷药而昏昏大睡。500匹国王专用的高头骏马（说是骏马其实也就4.5英寸的个儿头），将我连人带车拉进京城，路途1.5英里。

我们在路上走了4个小时，就在这时一个荒唐的小插曲把我弄醒。押运我的马车出了故障，只好停下来检修一下。

有两三个当地人出于好奇想趁我熟睡时看看我长得什么模样。他们爬上车来，轻手轻脚地朝我脸上走来，其中一个当官的用短矛刺入我的鼻孔深处，就像是用稻草在里边挠，我忍不住大声地打起喷嚏来。见此情形，他们便偷偷地溜掉了。3个星期后我才得知当时为什么会突然醒来。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们全用来赶路，晚上休息时，两边站满了卫兵，一边500个。一半人手持火把，另一半手持弓箭，万一我胆敢乱动，他们就朝我放箭。第二天早上一出太阳我们就继续赶路，晌午时分来到离城门不到200码的地方。国王及满朝文武官员出城来迎我，不过侍卫官无论如何也不让国王大人亲自登上我的身体，恐怕遭到不测。

押运车停在一座古庙前，想必是这个王国面积最大的一座。若干年前，这里发生了一起凶案，此后当地人认为这里已成了不干净的地方，就把它改成普通场所。庙中所有的家什和装饰都被搬走。他们决定让我住在这个地方。庙门朝北，高约4英尺，宽近2英尺，爬进爬出十分不方便。门的两旁各开一个小窗，距地不过6英寸。国王的御用铁匠们从左边的窗口引进91根铁链，像欧洲妇女的表链，大小也相当。就用这铁链锁住我的左腿，还加了36道挂锁。庙的对面，20英尺远的公路另一侧，立着一座大约5英尺高的尖塔。国王领着一群王公贵族登上此塔，为的是能够亲眼看看我。这都是卫兵告诉我的，因为我本人看不见塔顶上有人还是没人。据估

计,市民们也都纷纷来到城外一睹为快,人数不下 100 万。尽管有卫兵阻拦,还是有 10000 人次爬梯子来到我的身上。不久,国王颁发诏令,禁止人们这样胡来,违令者处死。工匠们发现我反正跑不掉了,就割断我身上所有的绳索。我站起身来,内心感到极度悲伤。当地居民看到我站起来走动,欢呼声赞叹声汇合在一起,非语言所能形容。锁在我左腿上的铁链约两码长,我可在半个圆的范围里自由走动,又由于铁链栓在离庙门仅 4 英尺远处,我还可以爬进去展平身体躺下。

第 二 章

我站起来,就向庙外探望。我就没看见过如此秀丽的景色。前后左右,整个乡野像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花园。一块一块的田地一般都是 40 英尺见方,看上去如同花圃。田地与 1/8 英亩大小的树林相交,一眼望去,其中最高的树大约有 7 英尺。我眺望左边的城市景色,就如同演戏时的舞台布景那样清新悦目。

一连几个小时我憋不住要大便。这也难怪我,整整两天我都没有排泄过。一方面是急不可忍,另一方面又羞于开口,真是难死我也。最能解救的方法只有爬进我的屋子,关上门,爬到铁链子刚好能拉直的某个角落,把那泡叫人难受的负担先卸掉再说。不过说实话,这种丑事我只干过一次。相信各位通情达理的读者朋友,经过客观而又深思熟虑的判断,并设身处地为我想想,定会对我的行为表示一些理解。而后,我总是一起身就赶忙到屋外去(通常是铁链能拉多直我就跑多远)把事儿办了;他们专门委派两个仆人每天早上趁着人们还没上街就用手推车把脏物拉走。这件微不足道的事,本来不必